

# 憶陳素農將軍

喬家才

## 敵後抗日親密戰友

「痛」奪去陳素農將軍的生命，我們是抗戰時期，在太行山並肩作戰的親密戰友。將軍逝世噩耗傳來，哀痛之至，作「憶陳素農將軍」。

抗戰八年，我配屬於二十七軍，在太行山整整工作了兩年，佔去全面抗戰四分之一的時間。我有此機會，得能確實，和敵人面對面作戰，幾乎每天都在和敵人纏鬥，集小勝為大勝，同志們發揮了相當大的威力。

環繞着太行山南端，西邊從屯留、長子、長治、高平、晉城，到河南沿道清鐵路，經沁陽、修武、輝縣，往北到新鄉，北沿平漢鐵路，再轉正太鐵路，西到蘭封、考城。我們的同志深入敵區，在這廣大區域，予敵人以破壞、襲擊。在這大時代，我們沒有放過頑強的敵人，總算給了他們一些顏色看看。

我到二十七軍，是應軍長范漢傑將軍電請委員長蔣公，派一個熟悉太行山情況的人，協助他工作，委員長批交戴雨農將軍選派，這個任務落在我身上，去到太行山，配屬二十七軍工作。

我到達晉東南陵川縣，已經是二十九年十二月，正值軍長校閱所屬的部隊，命我隨他到各團校閱。

我的名義是軍參謀處副處長，實際上帶有幾分客卿的味道。我想，軍長所以要帶我去校閱，也許是在顯露我的身分，告訴各師團，這個人是委員長派來的，你們對部隊的軍風紀，應該注意一些。

校閱完畢吃飯，分成兩起，軍長、軍參謀長、各師長、各師參謀長一起，軍參謀處長及各課長、師參謀處主任、各團長在另一起。照理，我應該跟參謀處長坐在一起，可是軍長要我和他們坐在一起。所以，到太行山不久，就和各師長認識了。

二十七軍有三個師，預備第八師師長陳素農將軍，駐在軍區的北邊，對壺關、長治一帶警戒；四十五師師長李用章將軍，駐軍區西邊，對高平方面警戒；四十六師師長黃祖燦將軍，駐在軍區的南邊，對晉城方面警戒。我和陳素農師長特別有緣，接觸的機會很多。大家同生死共患難，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感。

## 圍困沁水和大北山

三十年五月中條山會戰以後，敵人回頭進攻太岳區，太岳區原駐防的部隊是九十三軍劉戡將軍所部。第一戰區長官部於中條會戰結束時，作了一個非常欠妥當，極不明智的處置，也許是奉命行事。要九十三軍和二十七軍撤離太岳區和太行山，撤到黃河西岸的大後方去。這時太行山區有二十七軍、四十軍、新五軍三個軍，太岳區有九十三軍和中條山會戰突圍的九十八軍兩個軍。要撤退就讓這五個軍一同撤退，不然就都不撤退，為甚麼祇撤退九十三軍和二十七軍所謂兩個中軍呢？顯然分出厚薄，有欠公道，無怪九十八軍參謀長在沁水柿莊集合部隊講話，大罵長官部，不讓他們渡河，是犧牲雜牌部隊。

五月二十四日下午，參謀長張莘臣將軍要我到沁水和九十三軍聯絡，送一本書電本。由太行山到太岳區沁水，須通過高平敵區。走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到達高平侯莊，先去看縣黨部書記長姬梅軒兄，由他選派李友義同志於夜間護送我通過敵區的白晉公路。第二天到達沁水柿莊，在柿

莊到十里的途中，遇到九十八軍很整齊的隊伍，和師長郭景唐將軍、軍長武士敏將軍碰頭。並且知道九十三軍早已離開十里，有一股敵人尾隨他們後面，九十八師將西上太行山，乃偕同他們折返柿莊。繼而聽到九十八軍參謀長集合隊伍罵街，大罵九十三軍不够朋友，欺騙他們往東，自己却向西去，偷渡黃河。又罵長官部偏心，不讓他們過河，準備犧牲他們。

折返柿莊不久，碰到陳素農師長，他也是昨夜通過敵區，剛到柿莊。我把已經知道的情況告訴他，詳細分析，情況不妙，應當趕快折返太行山。他很贊成我的意見，並且告訴我，在陵川開會時，他根本反對這一次的行動。他說軍長很快就會來到，報告軍長以後，才能決定下一步行動。這一天夜裡，軍長、軍參謀長和師長們在一個小廟裡開了一次會，決定東返太行山，不再西行。

在折返太行山行動中，祇有四十六師成功，軍部、四十五師、預八師都因敵人攔擊，不能通過。軍長改變行軍路線，向南移動，不經高平，改經晉城。二十九日早晨，平安返回太行山，軍參謀處、副官處、特務營、通信營都沒有過來。軍部祇有軍長、參謀長、黃課長、一排衛士、一位副官和我暫住潞城。軍長很執心李師長和陳師長的安全，日夜不安，一連三個早上，要我算卦，以下兩位師長的吉凶。所謂算卦，不過胡謔一頓。折返太行途中，我為堅定大家的信念，要王鳳翔算了一次諸葛馬前課，他說「速喜」，一定平安返回，果然如此，所以軍長要我算卦。至於兩位師長的困境如何，祇有問他們自己知道。

最近拜讀陳素農將軍的回憶錄，他在沁水北大山的困境，比我們更糟，更危險。他說：

「親率特務連及師部各處，由溝道向南行，溝道崎嶇彎曲。行不數里，即與日寇騎兵在溝中遭遇，相距不過數武。我首先拔槍向日騎射擊，可是溝窄壁高，敵我均無法展開戰鬥，情形極為紊亂。此時特務連連長陳光啓，親携輕機槍，爬上溝壁高處，向敵騎掃射，敵死傷頗衆，而陳光啓亦於此役殉職。光啓係我親姪。」

「敵騎既不能從溝中直衝，祇好變更計劃，由溝外包圍。我第一天黑夜行軍時，足部扭傷，由兩衛士攙扶，爬上溝頂，向西奔跑。可是敵騎在溝外，亦向西超越迂迴，騎兵自然比步行跑得快。約莫跑了五里左右，前有敵騎包圍，後有敵之步兵追擊。自知難免意外，乃告訴兩衛士，不必扶我再跑。我是國家將官，不可被俘受辱，萬不得已，自應自殺。剎那間手槍被衛士奪去，仍扶我前走。值此千鈞一髮之際，心想身在重圍，既不能脫逃，又無法自殺，眼看即將被俘，真是着急之至。忽見前面有一條山巖隆起，其旁不遠，倒着一棵新砍下來的大松樹頂，好像時下特大號的聖誕樹一樣。我告訴兩衛士說：『在我們走近巖旁時，我即倒臥山巖西側，你倆將那松樹頂，拖蓋我身上後，各自逃生。』兩個衛士眼看著我的樣子，真也跑不動了，扶亦無法再扶，前後敵人，距離漸近，祇得依我吩咐，按照計劃，將我蓋好，各自逃命。我臥在松樹頂之下，聽得追兵的刺刀和飯盒撞擊的聲音，由我耳邊，一陣陣的過去。」

「我自穿過白晉公路後，已有四天未曾睡覺，在山巖之側，松蔭之下，不覺昏昏睡去，自上午八時左右，一覺已是日薄西山了。四處沉靜，渺無人聲。瞻望山色田野，一片死寂世界。口渴了，肚餓了，乃由松蔭底下鑽出來，向山下水澗裡找水喝。正在飲水之際，澗邊鑽出一個大漢來，手持步槍，向我匍匐前進。那時我真心慌，因為他有傢伙，而我手無寸鐵，如何與他搏鬥？祇好大聲喝道：『你是誰？在此幹嗎？』

那人定睛看我，遲疑一會，便說：『你是陳師長嗎？』

我答：『是！你想怎樣？』

他說：『我是四十五師偵探兵，今早被日本鬼子打慌了，躲在這裏。』

我聽了，才放下一條心，仔細問他省籍，原來就是高平附近的人，被四十五師招來當偵探兵的。稍後又來一名，我就收他倆做我的衛士，並命他們到鄰近鄉村，買來幾個窩頭充饑。吃來比山珍海味還有味道，因為整天沒有吃東西了。」

這一年十二月，敵三十五師團和三十六師團各一部，約一萬兵力，又一次進攻太行山。軍部行動，沒有向西，而向北移動，經浙水、柳泉，進入接近河南林縣的山區。軍部前方是預八師的部隊，陳素農師長分三線抵抗敵人：陵川、壺關為第一線，冶頭、樹掌為第二線，三郊口、九連窩為第三線。在預定陣地，和敵人週旋，始終保持接觸。

軍長這次決定向北移動，一因向北移動，地

區廣闊，比較方便。另一原因，對陳素農師長指揮作戰穩妥，可十分信賴。戰事繼續，將近一週，敵入想擊潰我軍主力的企圖，顯然完全落空。敵人撤退時，我預八師始終尾追跟進。三十二團一個營，在陵川、壺關之間的平城附近，伏擊敵人，曾打了一個小小勝仗，軍部隨即推進到平城。十九日下午陳素農師長知道陵川城內的敵人，上午已經撤退，親往視察，我也隨往。敵人退却時，一把火燒了城隍廟，不知日本鬼子和城隍老爺有甚麼過不去？

逃到城外避難的老百姓，還沒有一個回來，街上祇有少數預八師的士兵，滿街牆壁上塗滿找尋部隊的日文字。預八師的部隊正在城西嶺上佈防，對城西二里半龍王頭的敵人警戒。這一夜，我和陳素農師長住在城裏，龍王頭的敵人也在半夜裏向高平撤退。這次作戰，我深切了解陳素農師長作戰，腳踏實地，是一位能征善戰的好將領。

### 冤枉官司打了三年

陳素農將軍字叔龍，民前十二年生於浙江永嘉縣西溪白泉村。村有井，水白如乳，因以得名。永嘉在清朝名溫州，為溫州府治。白泉村距城七十里，在甌江北岸，雁蕩山南面。雁蕩山為浙南名山，白泉在山的盤谷中，村後十二峯，奇峰壁立，高可千仞，直上雲霄，極為壯觀，真可謂地靈人傑也。

將軍早歲畢業於溫州師範，民國二年改為浙江省立第十師範。因成績優異，畢業後留師範附小任教，長達六年有半。後來信仰三民主義，投

筆從戎，從事國民革命，於十四年元月入黃埔軍校第三期，十五年元月畢業。在校時期，曾隨校軍兩次東征，消滅楊劉滇桂軍，統一廣東。六月，參加廣州各界響應上海五卅慘案大遊行，路經沙基，被沙面英帝國主義的海陸軍開槍掃射，造成沙基慘案。將軍左右之同學或傷或死，將軍幾被波及，幸免於難。梁鼎銘先生曾繪製大幅「沙基慘案油畫」，懸掛於黃埔軍校俱樂部。此畫為歷史名畫，不悉尚存在否？

軍校畢業後，曾先後任福安、寶璧、江漢三艦艦長一年多。他覺得黃埔一年，除了入伍訓練和東征作戰，所學無多，實不能擔任大兵團作戰任務。既要從事軍事工作，必須充實軍事學識，決心投考陸大，探討軍事奧秘。

陸軍大學為北洋政府所設立，已畢業八期。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，宣佈陸大仍在北平續招新生，是為第九期。南京初試取五十名，再與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集團軍所錄取者，到北平複試。將軍在南京初試錄取，再以中央軍校少校區隊長，赴北平複試及格，得在陸軍大學研究三年，於二十年畢業，成為黃埔同學中，軍事學識最豐富，最優秀的將領。

三十一年，將軍由預八師師長，調成都中央軍校教育處長。三十三年調任九十七軍軍長，這個軍祇有一六六師和一九六師兩師兵力。九月由重慶出發，十月到達貴州都勻、獨山。

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將軍堅守衡陽，血戰四十七天，於八月八日衡陽淪陷。九月敵沿湘桂路線進犯廣西，十一月十日桂林失陷，十二日柳州不守

，十五日宜山也淪陷。九十七軍十日奉命佈防南丹，十五日到達佈防，敵人已準備進攻了。

十二月二十一日，九十七軍奉命歸湯恩伯總司令指揮，並奉湯總司令代電：「九十七軍配屬炮校炮六門，即於吾溢、大廠、車河、八圩、黎明關之線，佔領陣地，保持重點於公路鐵路方面，並以一節炮兩門佔領大山塘、六甲之線，為第一線陣地。該軍應保持陣地，無命令不得撤退。」

九十七軍祇有兩師六團兵力，而所謂吾溢至黎明關之線陣地，長達兩百公里，即就南丹正面防線，也有五十公里。以我軍裝備，在兩百公里之戰線，以抵抗五個聯隊進攻的敵人，實難負荷。故南丹之戰，幾乎以不可能而成為可能，是一場極成功、極光榮的戰鬪。

陳素農軍長以一團兵力防守南丹以西之黎明關，削弱南丹之防守力量。但這一措施，阻止敵軍經黎明關迂迴進攻都勻、獨山之企圖。若獨山一旦失守，南丹還有甚麼防守的必要呢？

九十七軍以五團兵力，在南丹正面作戰，從二十二日夜，戰到二十八日，整整血戰七晝夜，第二線陣地已被突破，全線多處被敵擊潰，敵炮彈射落軍司令部，軍部一座電臺被炸毀。值班的通信兵被炸死。軍部已和前後方聯絡中斷。軍特務營也已加入戰鬪，軍長手中，無一兵一卒可供調派。

副參謀長潘明到南丹電信局，利用其原有線路，好不容易和後方接通。情況如此危急混亂，而湯總司令不顧實際情形，却要他們再守三天

。好像要一個垂危的病人，再活三天，談何容易。再守三天？怎樣守法？那是要陳素農將軍死在南丹。

這個時候，第四戰區司令官張發奎將軍在南丹以北六十里的六寨，認為陳軍長死在南丹，無補於戰局，於是下令，要他退出南丹，在六寨收容部隊。南丹戰鬪，遂告結束。

敵沿湘桂鐵路，長驅直入，進入廣西境內，名城如桂林、柳州，毫不費力，就可拿到，小小南丹，算個什麼，根本沒有放在眼裏，想不到會碰個大釘子，打了一個星期。二十五日敵會廣播：「敵九十七軍在南丹頑抗，爲此次我軍正面出現之敵軍中，經未曾有之頑強抵抗。」

戰鬪結束，張發奎司令長官也說：「九十七軍員額不足，士兵訓練太差，擔任正面過廣，當敵以戰勝餘威猛攻，料其至多能支持三、四日，但實際上竟能支持七天，確已盡最大之努力。」

南丹之戰，遲滯敵人進攻都勻、獨山，達七天之久，使湯總司令的部隊適時趕到，痛擊敵人，解除對貴陽的威脅。然因南丹之戰結束，九十七軍全部犧牲，陳軍長不但無功，因無部隊，軍長職務也被解除，又被湯總司令以三大罪狀告到最高統帥那裏，批交執法總監部查辦，這場官司整整打了三年。

陳素農的三大罪狀：(一)擅自撤退，(二)電報密碼失落，(三)電臺損毀。

陳素農軍長職務解除以後，在貴陽督謁陸軍總司令何敬公（應欽），報告南丹之戰經過，何敬公認爲他指揮並無不當。回到重慶，執法總監

何雪公（成濬）約他去談話。他呈上張司令長官給他撤出南丹的命令，又指出移交清冊內，所列電報密碼給何總監看，證明並未失落，第一二兩項大罪不應該成立。至於第三款電臺損毀，確係事實，但陳素農有何權力，能够阻止敵人發射炮彈？和敵人作戰，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事，不能加罪於陳素農。

何成濬總監說：「南丹戰役，軍委會各首長曾開會檢討，我也出席參加，都認爲九十七軍在南丹血戰七晝夜，已盡最大努力。打仗時損毀一

座電臺，那是很尋常的事，算不得甚麼大罪。此事我可完全替你負責，如因此監禁你一天，我就對不起中華民國的軍人。」

執法總監雖然如此負責，祇因這個案子通了三。委員長已經交辦，不能馬虎，官司打了三年。陳素農將軍對於這件事，一直耿耿於懷，困擾三年，精神上的痛苦，難以解脫。不過南丹之役，陳素農給敵人的打擊不小，他已盡了軍人應盡的責任，對得起國家。陳素農將軍！你可以安息了！

# 粵海舊聞錄

祝秀俠 著

上下册合售一四〇元

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，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、康有爲、梁啓超、蘇東坡、王陽明、李鴻章、梁鼎芬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蘇曼殊、陳璧君、朱家驊、梁寒操、葉公超、章太炎、王寵惠、張作霖、張學良、蔡公時、黃晦聞、湯覺頓、馬超俊、丘逢甲、陳辭修、俞鴻鈞、張蔭麟、陳濟棠、龍濟光、史堅如、孫科、廖仲愷、徐宗漢、傅秉常、張競生、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、趣談二百多篇，字字珠璣、篇篇精彩、美不勝收。上下册合售一四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